

炼法轮功不到一月 全身顽固病痛消失

【明慧网】我是农村老年大法弟子，今年八十八岁。九岁时，我由父母包办送到婆家做童养媳，十八岁与丈夫结婚。我没念过书，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认。由于家庭贫困，加之婆婆身体不好，我要承担主要家务，甚至坐月子时都要做事，导致我得了严重的月子病。我年轻时就一身病，特别是严重的偏头痛更是折磨的我苦不堪言，一年四季除夏天外，只要天气稍凉，头上就要戴帽子，不戴就发头痛病。

我丈夫也因劳累身体出现了难以治愈的各种顽固病：血吸虫病、肝硬化腹水、类风湿关节炎、头痛、出冷汗不止、怕冷等。身体弱不禁风，不能下地干农活。用了各种民间秘方，去医院求医都治疗无效，身心痛苦不堪，成了我们当地有名的药罐子。

一九九五年，因为小儿子夫妻都要上班，孩子没人带，我和老伴来到儿子家。一天，儿媳的母亲听说我老伴的情况后来看我们。亲家母了解我们的身体情况后，马上给我们介绍了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老伴因练了几种气功不但病没减轻，反而还使身体病情越来越恶化，所以他对气功很反感，就说：“谢谢亲家母，什么功我都不练了。”

在一旁的儿媳说：“爸，这不是气功。法轮功真的很好，我娘炼这功后她的身体、精神真的都很好，而且我们这里还有很多入炼，您就试一试吧。”我老伴半信半疑，毕竟身体的病痛实在折磨的他太苦了，抱着试试看的心，就勉强答应了，亲家母拿出一本《转法轮》给我老伴。

第二天一早，亲家母就带着我老伴到附近的公园里学炼功动作。炼到第四天，老伴高兴地对我说：“这功法真的很好。你看我这几天能吃又能睡，病痛减轻了很多。这十多年来，我从未有过这么舒服的感觉。这功法我炼定了，你也来炼吧。”看到他身体变好了，我也很高兴，我说：“我要做事，没时间炼，你炼了好就行。”

十多天后，我的偏头痛病又犯了。我躺在床上，只感觉天旋地转，房子好象在翻筋斗。头痛的我一动也不能动，还伴着呕吐，我痛苦地呻吟着。以前看到我犯病，老伴总是急的团团转，而这次他却很冷静地对我说：

“你这头痛病什么办法都治不好，你就跟我一起炼功吧，一定会好的。”我听后就对他说：“只要师父让我头不痛了，我就跟你学炼法轮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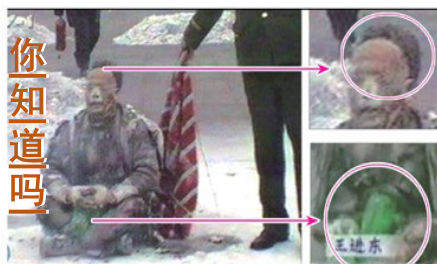
说来真神奇，我的话音刚落，头一点都不痛了，那个舒服感我无法形容。我心想：“真神了，我还没炼，只是想炼，头痛就好了。”第二天早上起床，我对老伴说：“我要跟你去炼功。”出门时，我从不离头的帽



子也没记的戴，也不感觉冷。

因为我不识字，老伴读法我就听。我还天天看师父的讲法录像，听师父的讲法录音。修炼不到一个月，我全身的顽固病痛全都消失了。修炼至今已二十九年了，我再也没戴过帽子，没有吃过一粒药，真正达到了无病一身轻。感恩慈悲伟大的师父给予了弟子第二次生命。

文／湖南大法弟子口述 同修整理◇



■上图为中共构陷法轮功的“天安门自焚”伪案现场图片。汽油燃烧，火温可达 500 度以上，高

温中，王进东却能稳坐不动，最易燃烧的头发也还完整。两腿间盛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在大火中也没有变形。警察拎着灭火毯，在他身后等着，直到他在镜头前喊完口号才把灭火毯盖他身上。且不说这是 500 度高温的汽油之火，即使将手伸进 100 度的沸水中，也不会“岿然不动”吧。这不是演戏又是啥？◇

遭冤刑十二年 陕西省汉中市七旬老太出狱后度日艰难

【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陕西报道）二零二五年元月二十二日，谭光明结束第四次冤狱回家，此时她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家已不成家，辛辛苦苦收割的粮食早已发霉；种植、压榨的菜籽油早已变质发苦，法院从她的银行卡上抢走勒索的所谓罚金六千元后，她的银行卡被冻结无法使用……

陕西省汉中市法轮功学员谭光明女士，今年 71 岁，她于二零零八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很快一身疾病都不翼而飞。因她坚持真、善、忍信仰，遭到中共非法劳教、判刑共计十二年，身陷囹圄期间，她遭到殴打、体罚、劳役、不让睡觉、不让上厕所、限制吃饭、强行灌药等惨无人道的迫害。目前这位 71 岁的老人度日艰难。

悲苦大半生

谭光明的家在汉中市南郑区（原南郑县）一个偏远小山村，交通不便。她从小就是个苦命人，童年丧父，家境贫寒，没有过上一天好日子。她父亲被打成右派，全家被赶到农村，父亲在劳改期间被活活饿死。当时谭光明刚刚十岁，弟弟才两、三岁。她的母亲也受株连经常被批斗，说她立场不坚定，和右派没有划清界限。

成年后，生活的劳碌让谭光明没有喘息的机会，身体状况越来越不好，患上各种顽疾，患类风湿、关节疼痛、心绞痛，坐不住，睡不着，上楼、走路、干活都困难，更不敢吃晚饭。因家里经济困难，儿子考上高中都供不起。

遭非法拘留、劳教

二零一二年，谭光明从江苏打工回汉中，在回家的火车上，因手中拿着“法轮大法好”的横幅，被列车员恶告，铁路警察与当地警察合伙抢走了谭光明的大法书和光盘等私人物品，将她劫持到南郑看守所非法拘留十五天。

二零一二年，谭光明走出看守所后没有回家，直接去北京，想为



大法说句公道话，被北京天安门警察绑架、通知当地驻京办事处，她被南郑国保警察和综治办人员押回汉中，同年被非法劳教一年，被非法关押在南郑看守所。期间谭光明因炼功被狱警戴脚镣半个月之久。

二零一三年废止劳教制度后，南郑县“610”办公室主任杜久成、国保科张某、小南海镇政府司法人员黄建忠等人将谭光明送到江苏谭光明丈夫打工的地方，他们抢走了谭光明的身份证，致使她多年没身份证，不能正常工作、生活。

遭诬判五年

二零一四年刚过完年，谭光明去周家坪办事，与几位民工聊天时讲法轮功真相，被跟踪的小南海镇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汉台看守所一年半，期间遭到残酷折磨。二零一四年九月十七日，谭光明和法轮功学员左丽被一赵姓女狱警打耳光，狱警打完后又指使三个犯人继续毒打两小时，犯人们将谭光明的手脚捆住，将污水毛巾塞入她嘴里，再用胶带缠住，然后蒙上被子，一夜不让睡觉。谭光明的脸被胶带缠烂，口腔腐烂一个星期。

谭光明后被非法判刑五年，被劫持到陕西女子监狱迫害。期间她遭受殴打、体罚、历经不让睡觉、不让上厕所及劳役等惨无人道的迫害。谭光明于二零一八年十月结束五年冤刑。

再遭诬判六年

二零一九年元月的一天，谭光明将《明慧周刊》送给一个交警，希望其明白大法真相，有一个好的未来。交警将她举报，南郑区小南海镇派出所警察、镇政府综治办人员随即上门抄家，抢走两百本《明

慧周刊》、《正见周刊》。

谭光明被非法关押到汉台看守所一年半，期间她的血压高压达 200 以上，狱警对她野蛮灌药，一人坐在她肚子上，捏鼻子、撬牙齿，几乎令她窒息。

当地公检法对谭光明非法判刑六年，勒索罚金六千元，再次将她劫持到陕西女子监狱迫害。

陕西女监入监九队的罪恶

陕西女监入监九队，利用犯人对法轮功学员进行“转化”迫害。法轮功学员被关小号，互相隔离，洗漱、如厕都有包夹紧跟其后，目视前方，若是看看两边，就会被犯人打骂，要是不“转化”就不让上厕所，尿裤子后，犯人们就破口大骂，拳打脚踢，酷刑折磨，人格侮辱。法轮功学员大都遭受过那种生不如死的痛苦折磨。

监狱“转化”一个法轮功学员，就给包夹犯人减刑，以此为诱饵，让刑事犯对法轮功学员犯罪。其中包夹犯人曾一边打谭光明一边吼叫，称这是政府给她的权迫害法轮功学员，还威胁要是不写检查、不写揭批，就让谭光明站一块砖。

狱方逼迫法轮功学员背监规，认罪认错，有时背到凌晨二、三点，只要当天的“作业”没完成，就不让上床睡觉，法轮功学员有时长达几个月十二点以前不能睡觉。陕西女监以这种方式摧残法轮功学员的意志，逼迫他们放弃信仰。

犯人们还以打报告词自称“罪犯”为手段羞辱法轮功学员，逼迫法轮功学员认罪认错，如“罪犯×××奉命来到，请指示”，逼迫反复练习背会，要是不配合，就会被包夹体罚、打骂。一次谭光明的脸都被犯人打紫了，心绞痛发作，一度出现休克状态，吃了救心丸才慢慢缓解。

法轮功学员被从入监队转到其他监区后，面临的是漫长沉重的劳役迫害，干不完的活，经常加班，有时连续多日只能睡很少的觉。◇